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十

貢獻類

罷額外進獻以重　詔令疏　　　　張襌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茍且之政非臣等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

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尊承　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詭以杜貪戾之漸乃奉　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　宣諭與近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　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為中都其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　宗廟夫何畧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　薦新收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況鳳陽所產即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　皇祖之意殆以驗看守之勤惰樂種藝

之有成或偶因便以之豈慮後世遂以為例相延於無窮耶 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為例也明矣 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 會典同為不刋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為名僉取皂隷科斂銀兩擾害軍民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 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横議不惜反汗復啓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 天子之信其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将睥睨 朝廷以為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為可以揺動敢於擅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隷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 貢備載 會

與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　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民猶切疑之以為陽之收買或不出一時資也既而復尋得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饑荒守備為地方設也為張陽者宜深加撫戢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之私妄援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混入果品巧飾詞說意在必行公違　詔書全然不顧雖　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一旦事權在手未免縱天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乾重煩驛遞故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本也煩

民以爲 列聖在天之靈其 肯享之乎又况倖途一開四
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 如唐之日進月進宋之花石
綱史冊昭然舉之罷撤天下 皇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
未必遽至於此 明主謹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
不先事為之慮哉大都宦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名
目為希寵自私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 獻為
此輩第一事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 陛下思
詔令之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 請如遇前
項果品成熟選精潔奉 獻 皇陵其南北進 獻果品
并茶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

起事端以作俑於天下尤望申明　詔旨通行各鎮地方
今後但有違　詔獻進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天下可
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八、停免額外貢獻以昭大信疏　張翀

臣聞帝王之盛貢獻出於租入之中而邦本安苟且之政貢獻浮於租入之外而國脉耗是故奸謟之徒挾幾人之術開媚上之端誠君子之所羞稱明主之所深惡亟去而不以聽者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　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甚以仰窺　陛下仁聖天至愛惜元氣不欲重困軍民以適其私而海内臣工惟忻鼓舞皆將翹首拭目以覩太平之極致但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　聖懷譏求　德意或託舊例以誤　天聽或假謝恩以售己私此皆悅之不以其道君子之所不悅者也而

陛下未究其所從來承前之訛遂後之失格　恩旨於不
信啓貪夾於方來臣竊爲　聖明惑之臣節查得　大明
會典　內府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産之處稅粮內折收按
歲差人進該庫支用如山東河南二處俱有定数其法一
成而不變其類下世而不爵而寧夏鎮總衙門所　貢紅
花盖不繫　令甲之內特一時喜事獻諛之徒創爲此眞
以誤　先朝前大學士楊一清總制陝西軍務時亦嘗諫
白乞爲停免而汨於群咻未得　俞允之命因循持久遂
爲厲階夫寧夏地方孤懸河外與北虜爲隣共開雖有平
衍田疇類多鹹鹵寒冷之地而所入之花播種耕穫猶守

採摘之苦不可勝言歲辦費以例取登足往往徵趣窮責出錢賠補自甲及乙及丙搜切嚴峻莫敢或後而又程途窵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　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徒以患苦軍民招取怨讟此愚臣之所為長太息也至於鎮總等官剗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為謝　恩此實先朝漱風所宜亟為痛革以塞其源而不可輕有假借蓋前項官員受　命閫外僅可有行三坐伍廩米而馬匹之出殊無所從其取辦皆軍以邀寵利不待知者而知也　先帝不逆其奸而顧謂其效順於我蓋

喜其能充吾之腹而不悟其剝吾之肉取其能適己之欲而不知其傷吾之心而其流弊至使中官宰卒道路依憑

別 旨以發府庫之財假托供奉以靡縣官之物如趙林張玉等恣為番造回回佛骨課書火合珊瑚等項名色蒐羅種種數目浩瀚折乾動以百餘萬計而西土之膏血竭矣此固 陛下之所深知而痛心疾首者也頃來各鎮貪戕官員仰荷 聖明一一誅退而易以廉靜老成之人但所謂進馬之說猶仍故智未之有改夫 陛下聰明神聖追跡堯舜或洞察其奸而痛絕之臣不得而知也然臣區區之私竊慮 陛下或惜其名而不究其實重違其辭說

[illegible]而入其甘美之言居然受之為彼職分之所宜所謂教人以貪非所以示不取於天下也夫側媚之徒類以㗖人為生者其心專為私而不利於公其情專好動而不便於靜是以百計鑽伺嘗試　陛下以求售其奸　陛下大奮乾剛悉其途轍或少靜於一時而尚難保於他日辟之鼠穴左固右逸其勢將有所必至也而况示之以貪以啓其端乎夫郄千里馬之獻漢文帝以清淨之化而培兩漢四百之基絕龍花篆之貢宋真宗慮其為交州之害而出內侍裴愈之董毒之史册為世美談伏惟我　皇祖洪武二年免租之　詔凡三下而三年以後無歲無之及蘄州

進竹雞則却之曰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仍令四方毋得妄有所獻太原歲進葡萄酒則曰朕飲酒不多自今令其勿進 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可口腹累人而我 仁宗覽黃驥貫湖之奏乃以示尚書呂震而有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之言 英宗拒海濤馬龍之進至擲其奏於地而有莊涼頭畜殆盡復為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之語夫漢宋二君英主之所不肯為 祖宗之所以結人心凝天命以培千萬年不拔之基者其典則俱在是固 聖子神孫所當服膺而遵承之者也況今物力凋敝之餘軍民困苦之後 陛下於紀年實徵錢糧物料減派織造等項皆已量

免其 深仁厚德真如父母之於赤子疾痛痾癢無細不
紬抑搔撫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額外 貢獻之害而
臣下未能開具本末上 請蠲除此非特鎮總官之罪也
夫歲額租賦 陛下尚不惜一免以舉天下會計額外之
貢獻乃以恬然安之以病人乎臣固知 聖慈惻隱之念
於此必有所不忍矣用敢不避誅譴冒昧以 聞伏願
陛下上繩 祖武下憫人窮知紅花之入甚薄而所發害
多知焉此之發甚微而所損不細務畧一時之小利以懐
萬世之永圖 勑下該部行令該鎮將前項紅花亟為停
免以永除窮邊之害及通行訪查凡不係有司額 貢者

在 令甲止是各鎮自行創進因仍未改者並不許 貢
獻以擾軍民其鎮總等官敢有指稱謝 恩并各項名目
獻馬求媚即為根究來歷坐以剝削官軍之罪如此庶幾
不失 詔旨之初意而有以廣大信於天下興利之源永
塞而邦本安固不搖矣

八 却貢獻以光 聖德疏　　鄭一鵬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王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部題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會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

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冲澹　即位之初
珍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睿好古帝王莫能
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
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為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
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
騎乘養虎欲以何為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作
禽獸悉縱令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尚多存留近易州
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豬羊米黨
綠可羈林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

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
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為不然周穆王受白
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
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
君為法迺迺欲蹤周穆遺蹤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
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
送之使或折辱廚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
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
一夷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無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蹈前弊抑且重困地方乞 勑該部
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
數人赴京其獅牛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寶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
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
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禽鳥虫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
應特賜停止仍乞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德益隆臣不勝顒望之至

却異物以節財用疏

張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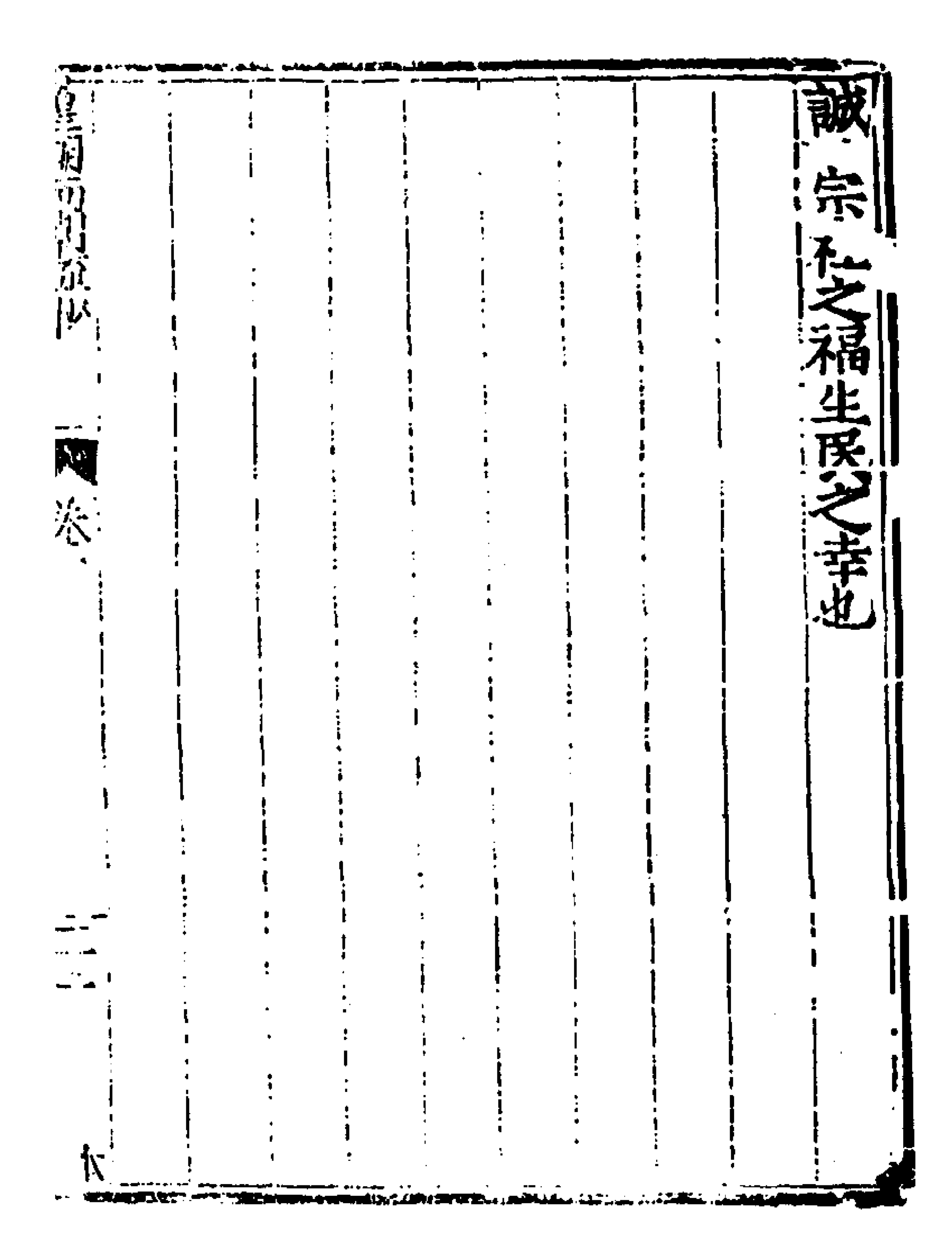
臣聞經史所載周武王却旅獒漢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有獻馬及寶劍者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唐太宗時有郤獻名鷹者遂悅李大亮之諫而止此皆 聖主賢君不貴異物惟善為寶所以能成永清太平之治澤被當時譽垂後世也頃者[illegible]遠方進獅子二西牛一該禮部題奉欽依獅子西牛遂因用交收原來慣熟從人五名照例留用調養欽此臣聞回夷西方之人獅子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貢是物其來也遠其行也久固見 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風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異今留此人以養此物非

惟彿人之性抑且違物之性也況獅牛不可耕不過為觀
視之具耳　國家有之不為重無之不為輕收之何益也
哉臣聞京師喧傳此物罕見且甚馴習以為奇獸殊不知
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類耳其馴習者
無他因彼飼秣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為奇豈若麒麟鳳
凰為　國之禎祥者比也然獅與牛借曰蓄之無害於事
不傷於財亦足為喪志之戒況所費不貲者乎以獅子言
之日羊二隻月計之則六十隻年計之則七百餘隻羊七
百餘隻計價當五百餘兩矣以牛言之食芻豆常理也今
則食果餅等物則是牛乃食人之食食人之食是以待人之

者待斃矣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與斷乎無是理也至於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費多端難以數計臣恐光祿財力有限不宜濫費如此聲萬恩之以有限之財而養此無益之人之獸夫何為也況即今遠近災傷日無虛奏

陛下聞之必惻然有不安者倘隨事寬省一分則災黎之民即受一分之 惠也臣嘗度之回夷就是物以來豈真知以下事 上之敬不過假此挾帶方物與中國貿易以覬 厚賞規大利耳不然彼豈肯離鄉越國冒是千萬里之勤苦耶況 陛下臨御以來勵精圖治緝熙 聖學尤着意玩好之慾一切擯絕誠近世人君所弗逮者臣等知

之天下闕之外夷或來之及聞也伏願　陛下以初政為
訓以古帝王為法　勑下該部遣通事明諭夷人使知中
國寶賢人而不貴異物今後勿使復進仍返其物歸其人
薄其所　賜以沮其希望之心可也再　勑邊臣自今以
始諸夷凡有來王奏請　裁處如有以禽獸進者即曉以
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俾還本地勿得得往
境上使番漢交結致成他變如是則　聖心清明而不奪
於玩好　聖學堅定而不忽於細微萬機之繁始如日照
月臨罔不公且平矣將見四海享寧謐之體萬邦樂雍熙
之治彼周之武王與漢唐英君誼辟豈得專美於前哉此



誠宗社之福生民之幸也

糾劾類

奏　旨查明銀兩疏　　　劉寀

先該臣劾奏太監崔文以左道蠱惑　聖心靡費　內帑銀兩千戶陶淳不法等事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續該刑部題覆奉　聖旨是崔文已有旨了饒他昨該太監崔文奏為再乞　天恩陳情辭任辯明屈抑以弭後患等事奉　聖旨爾端謹老成操持有年小心廉靜方切任用不准辭宜照舊用心辦事銀兩着劉寀查明了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　命驚惶莫知所措切思當崔文首事之時已經科道官不次論劾屢蒙優容齋醮未息中外傳言

咸謂近來不用光祿寺供應乃於 內帑支取銀兩侵費頗多臣思 內帑之財乃 祖宗累朝之所蓄積以待不虞之備豈為左道之資況今 天變屢形兵荒疊見正當重惜財用以厚民生豈宜妄作無益隂耗 國貲此實朝野之同憤豈臣一人之私聞事關安危豈容緘默是以輙陳愚悃奏 請追究臣之職也 聖恩浩蕩特從寛宥臣謂徃文宜感恩悔罪不敢復以邪謀私術誤 陛下矣詎意旬月之後復有此奏要令臣逐一查筭侵欺 內帑銀兩數目夫內帑銀數爲之內府惟司禮監得以稽之雖戶部為國司計尚不能考其出入盈縮之數今欲令臣查

叨不過假藉稍之事以掩復苦逼挍可乘之隙以排陷
罪耳夫當 聖明納諫之時安復敢恣肆巧辯以飾非
言臣謂此風實不可長其劾之人皆得強辯反噬則
無可劾之人所恃之憲官欲親者左訴則言官無敢
劾人憸邪者自此得遂其奸讐於報復者孰不
[illegible]豈 祖宗設言官之本意亦豈 陛下弘納
言之[illegible]度哉但崔文之情罪自有公論而臣工所劾實出
傳聞惟是崔文方切 陛下委任而臣不知忌諱直辭糾
劾不能無罪乞將臣罷出以洩崔文之忿臣實幸甚

懇乞嚴閣以裨新政疏　　邵錫

欽惟

皇上登極　詔書二款內開以後勇士等補照依

題准兵部驗單官屢騐過方許收粮又一款內開以後年

分選着巡視科道官備查馬疋並實在數目照數會計以

免冒濫欽此通行欽遵間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朦朧

奏准不許清查隨該兵　部尚書彭澤等題稱騰驤左等

四衛勇士旗軍人等原撥額冒濫食粮乞要照例查驗

以革冗食及將該監各官拏問重治等因奏　聖旨已有

旨了欽此續該臣等六科　題稱　御馬監及勇士等十

九馬房逓年虛增馬數冒支　料草乞要遵　詔查點以省

浪費并將太監闞洪等革退闞住等因又奉聖旨已有
旨了罷欽此臣等聞命之餘夙夜憂懼竊謂陛下當
此初服正天下仰德之始不可信讒俾非忠言至於若
是其極也夫人君理天下莫不以兼聽而明亦莫不以偏
信而暗蓋兼聽則忠讜進偏信則讒佞行此明暗之所以
分也故古之大聖莫如堯舜猶然稽衆舍己明目達聰以
來天下之嘉言以決天下之壅蔽至如秦二世偏信趙高
漢元帝偏信石顯皆不以天下為耳目而以近習為耳
目以致奸生帷幄禍稔蕭墻而卒不能覺悟誠可哀也然
則後世為人君者誠能兼聽納言則下情必得上達豈有

中官欺蔽之患邪仰惟我　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十有八年信任大臣廣開言路是以奸不能惑佞不能欺往因四衛軍士冗食數多特差兵部左侍郎熊繡等逐一清查又以各馬房馬牛浪費錢粮特令給事中許天錫等通行查點節有　明旨成法俱存宿弊一清人心痛快後至武宗皇帝任用群閹始終壞事如太監吳谷大用等竊弄威權百計蠱惑故前項清查之法停止不行是以每年占役軍士無慮數千侵尅錢粮動以萬計蠹國病民莫甚於此卒致人心共憤　社稷幾危幸遇　聖明嗣位洞燭群姦知前項軍馬錢粮弊端百出特下　明詔許令兵部及科

道官清査此誠袪弊省費繼志述事之大者也天下臣民莫不延頸想望太平何 詔下未及一載而太監閻洪等肖先汎撓肆為欺蔽妄奏準遂中止不惟抗逆 詔旨抑且蠱惑 聖聽夫令重則君尊令不重則人玩令 陛下登極一詔乃與天下更始其信當如四時而不移其行當如汗出而不反第因閻洪等一言遽爾更改則 王言不信政柄下移竊恐群小效尤必將以 詔旨為虛文視法令為故紙恣意妄為事事違指其為初政之累夫豈小哉既而該部大臣懇切執奏科道各官具疏章力爭其心惟欲陛下遵 明詔以全大信守 成法以隆大孝為天下仁

甚於前日者矣臣等所以爲後慮懼而不能已於言也伏
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中興之不易俯從
公議斷自 宸衷明以燭奸剛以去惡將太監閻洪及該
監僉書等官通行鎖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宦官欺君誤
國壞法亂政者之戒并將四衛及各馬房軍馬錢粮俱照
詔旨聽兵部及科道官逐一清查施行至若内府各監局
等衙門凡事有不便於民及與 聖旨不合者悉聽各部
查禁改正仍乞今後凡百章疏先令 内府議擬然後
批答不必徑從中出務使政無過舉其左右近侍敢有仍
前沮格忠言不得上達許臣等面劾重治如此則政令無

多門之弊群小絶欺罔之奸庶幾 天變奇可弭休徵可致
而堯舜之聖亦可以媲美矣豈惟天下之幸實 宗社無
疆之福也若果 聖心難悟 天聽未回是必臣等忠誠
未至言無可采乞將臣等 特賜罷歸以為言官不職之
戒臣等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舉正欺弊疏

劉㝡

伏讀　英宗睿皇帝勅諭六科右旨曰朝廷設立六科給事中欲其出納命令封駁章奏舉正欺弊扶[illegible]抑惡知無不言使百僚知所警畏然後為能盡職若依阿從事徇利[illegible]失通以負委任事發必罪不宥欽此臣待罪該科一年餘矣緣才疎識闇不能使百僚之敬畏然感恩圖報亦豈敢徇私以交通嘗陳八事殊無寸補深愧誠意未至論列未明無以感　聖君而措之實政今復聊遵舉正欺弊之訓有三事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惟大臣之進退關係匪輕士類占之以為賢否天下視之以為輕重苟非甚不得已之

故必不可俾俾以求去既自劾以求去必不可無謂而見留蓋言有不合事有難為決一已去就以為感悟君心之幾違其言而必去用其言而後留此固大臣之義也今之一二大臣或陳言而不納或執奏而不從責難弼違之志未能攄格心輔德之忠無由遂慨然自劾請歸似乎以義自處然歸疏力陳謝 恩隨至前日之求去謂何今日之見留謂何進退無據肺肝昭然窺知其不退號於人曰我輩蓋以去就力諍矣其如上之不聽乎使拒諫之名歸於君而避賢之名掠於已名求去而實堅要 温旨名自劾而實姑免人言凡有識者皆非笑之尚安能使 陛下之

見信耶然是弊也豈今日二三大臣之創為哉其所由來久矣臣愚欲乞　陛下於大臣之自劾求去者必諒其不得已之故凡所陳奏曲加聽從如不信其言則必聽其去既不聽其去則必用其言毋使其致辭讓以要　溫旨假君父以遣已忿則誠信交而欺偽絕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一也我　朝凡大臣員缺　命廷臣會推必德望足以服衆心才識足以濟衆務者充之未聞以天下之素所鄙惡科道之發奸彈劾者濫選備惟　武宗朝群小得志政以賄成青州府知府張龍依憑城社每經劾奏反陞一級遂超遷至通政使當時士大夫竊笑以為科道之劾章為張龍

之催官符然　武宗豈能知之權奸魁首置之欲　朝廷
蒙昏闇之名言及於此良可痛心今　陛下以聖明御極
前日之弊豈宜復有只如今陞侍郎李璜童瑞有何德望
簡在　聖心南北科道交章累劾其人可知矣今遽排臺
諫之公議立奸黨之赤幟非惟不能去又超用之此與張
龍輩何異雖五尺之童知非　陛下用二臣之本心必有
懷私大臣陰為之地以壞　陛下之法者夫臺諫一面
公劾之吏部一面推用之是視科道為贅員而公論不足
惜矣使人人如璜如瑞則維新之治寧保不壞如　武宗
朝耶臣愚欲乞　陛下特敕吏部凡經科道累次糾劾者

兩京九卿之缺不得推補或年資所及例該陞遷者亦必開具被劾情由　上請或量陞外任其劾或優加散秩致臣而歸庶仕路清而奔競息此臣所欲舉正者二也

恭我　朝準古制設立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以司封駁糾劾之任號為言官其職甚重凡大臣子弟皆不得為所以防蒙蔽而革欺弊也勢之輕重言之從違雖係乎時而言官之風紀則不可一日不立宣德年間薛瑄為御史太學士楊士奇等欲見之辭曰瑄職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士奇輩於朝士論而高之而臺諫之風采殊振今二三言官之於大臣也私相慶賀杯酒勸酬旦暮　物於　朝堂

書請命於私室遇塗則狼狽奔趨有疾則問候曲謹夫趨事既嚴情好既密尚何望其能糾舉其失以振臺諫之風紀以肅　朝廷之紀綱乎若是者隳墮之罪人而大臣乃以是為賢其視士奇輩文何如若顯直不阿敢言無忌者皆得陰排巧詆以阻斥之則是所以成其側媚而教之緘默矣尚何怪哉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吏部都察院公其權衡稱量人物雖不以搏擊為能要必以剛直為貴雖以浮瑣為可厭要不可以緘默為賢嚴加察訪有如臣所言者當書之下考選之別任以各盡其能其顯直敢言之士毋或陰排巧詆以沮直臣之氣以快姦柔之心庶士氣振

而浮費卑此臣之所欲舉正者三也方今有百司庶政事

屬欺弊者多矣臣特舉此三者以為言盖三事在今日關

係事體甚大勢若緩而實急三者既正則餘漸可歸正而

有不必言者臣性疎愚不識忌諱言論所及傷觸必多惟

陛下憐其愚而宥其罪不勝感戴之至

戊午歲以團長治兵安議　　楊[illegible]序

[illegible][illegible]去歲山東盜起報者數以日多始之以數人繼之以十以千以萬而猶謂不已又繼之以官兵或至失利兇焰愈熾隨往隨戢隨發隨往何以堪　豈屬近據鳳陽府手本報前賊已於十一月初二日被大軍圍住洪澤湖集地方剿絕殆盡人心始得鎮靜是盜　陛下德澤在人心威靈遐暨天助民順不半載而戡定蕩平可幸矣但痛定思痛豈不寒心髮者劉六劉七之變亦猶是也後擁一生金但兵民死於劉六劉七者不知其幾十萬民財沒於劉六劉七者與費公家之犒賞者亦不知其幾十萬猶曰以是為幸嗣是又

幸於今日矣夫幸不可以常僥况于兵哉及今不圖又安
知不望幸於他日焉　陛下知盜之興而不知其所以興
知底定平蕩之可幸而不知安定於無事之當圖知為吾
地之梗不容於不殺而不知其初亦吾赤子為之也亦可
矜憫臣惟民之為盜固不幸而自待以死吾又幸而殺之
又及夫無罪之兵民吾何忍哉方今天下大勢民窮財盡
極矣而有司方爾漁獵鎮守之徵求者又不已此民焉得
而不窮且盜也夫有司漁獵近蒙朝　覲已大明黜罰矣
其鎮守太監　陛下亦宜親降手　敕切責或有以處之
亦無乎弭盜安民之一策也彼鎮守太監無亦有人心

者親見夫民窮財盡不知恤但所以刻剝之者亦其不得已之勢然也蓋方其軍興之時所用或有不下數十萬金者夫數十萬金豈一人所能獨辦固無籍小人為之分投羣借以成之爾是以莽蕩叢雜雖有定例而無名之冗孰得而稽之為鎮守者不過享一身之富貴此輩各多其利息以備償其資本則彼雖有一點愛民之心亦將有不獲盡矣臣愚以為自來此盜賊方熄之初貪官汙吏一華之後亦宜將鎮守取回與民休息則未有民不富盜不已而太平不立致也且向者　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亦屢有及此者而　陛下諉之以　祖宗之舊不見施行是以民

無仰頼馴致於此固養疽釀之天不容也今又無以處之豈不難於玩疽潰長而不治而果以為不足以傷人哉若猶以為不可以驟舉也臣愚又以為宜　勑各處巡撫巡按備將鎮守內臣隨從人員不許無名濫充及雖經奏帶但額外者許以參革拘且為鎮守者遂償主也任其跟隨軍伴雖有定數亦須為之申明仍着各該衙門按月或按季更換不便積年在內交通撫按官員時為查考但有生事害人者即便拏問今後遇有盜起地方與致令百姓疾視而未敢於有實跡者就將鎮守太監取回御不必行撫按官員亦擬點罰則亦變通補明之一法也大抵天下之理與其動

心於臨事歟抑若預料其不肖與其大徼倖萬一之為得計歟
苦出奇從新之為全智臣以 陛下聰明睿智先有以及
此矣但或未之舉耳今舉是者為治未有不常治者也君從
取必於革者又況未必可以經常革 陛下何為必以革而
為治哉不必於革其為革也大矣 陛下又何為不舉哉
臣疎狂不知進退敢以此言進固知不容於左右而自分
去但天下一臣未為無臣也臣何惜一去哉臣請無避惟
陛下擇焉

飭法令懲兇姦以保治安疏　安般

竊見錦衣衛已革職旗校王邦奇等奏復職役一節前有通行查革之　詔書後有奏擾重治之　欽旨抗違玩侮情法甚明無容於詳著辯説者　陛下日兵部看了來說豈許之邪邦奇等之奏至再至三至于六且七矣終不一懲其奸若縱之然者臣竊惑焉臣請言邦奇等之狀正德中　朝廷之權在奸黨內之劉瑾張銳外楊王錢寧邦奇等以賄納身甘為鷹犬搏噬豺狼各肆其凶既積其讎賞之功以營官又累其擅挾之財以立產故其補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鍜鍊獄詞付

之法可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子四出搜愚民
詭異之書或貧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擒之無
有鮮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間死者填獄冤苦之聲籲天
無從幸　陛下悉其奸竄首下查革之　詔少紓人鬼之
憤然不追反致死無事之罪不籍其害衆成家之産或降
其級或令冠帶其於　恩可謂曠蕩浩瀚無涯矣而邦奇
等日生怨望不自悔戢敢於抗違撫拾原勘肆然無忌動
若有憑意者　陛下左右之人以身設利陰主其中與故
人為之申理開說者皆姦黨也不可不察也不然邦奇等
伏　陛下之威嚴畏該部之送問畏該科之察駁其敢邪

且該科批邦奇之奏尾已六月餘矣而該部該司未嘗肯
詔旨當查革引 旨曰當重治求之凡閣漫無可否名川
立案不行實則莫肯任怨則致邦奇等之怙終煩瀆者該
部該司成之也况邦奇等號於衆曰該部言非本部不爾
施行但該科既以參出臣愚以為大臣理國當事不憚肯
此萬一有之豈同舟共濟之義哉 陛下今日收已渙之
人心並將危之國勢四海頌功萬方同慶者在登極一
詔中間事體重大關涉國課者在裁革數條此輩喁手攘
臂壞之一朝則履階之下環而立者默而以伺者睥睨而
垂涎者將鬥至聲之堤時省日視東塞西猶有發穴之

虞今聽決則水之奔放衝激欲遏而障之其勢不易較然
甚明矣臣爲言官皆 陛下守堤之吏萬蟻之穴日引水
至而暗然及其破壞潰決然後嘵嘵其聲罪可贖哉臣聞
法令者所以整齊宇內者也上數降其 旨下數違其意
甚非所以軌物而信屢也邪苛等在 先朝爲罪人使
先帝結怨于天下在今日爲頑民使 陛下失信于將來
且 新政之初 聖心方堅猶且横爲奏擾如此況歲月
之後左右之人爲之遊説耳目熟者乎是誠不可不憂而
慮也爲之説者曰中間容有緝獲得真者例用酌革此於
情不甚洽又不知一人之身積數事而後論功真者十一而

僞者十九則安可以一真而盡九僞之罪哉凡此不有所懲則無畏不奪其心則不知止　陛下寬其累犯之罪該部甚其數奏之辭巧辯厚誣乃至是極此其效也望
陛下念治亂安危在此事之開塞毋惑人言明　勑該部備查前後　詔旨將王邦奇及寫本之人問擬發遣以杜後患仍許直言敢諫之士爲　陛下陳說不使小人遂其奸私以釀禍源則幸甚

復成法以慎杜蔽端疏　　張鹵

近該上林苑海子海戶王印等及提督上林苑海子司禮監太監孟沖各累奏翦情續該鎮撫司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等刁惡着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衛充軍欽此先後節據戶部尚書劉體乾戶科都給事中劉繼文刑科給事中魏體明錦衣衛千戶溫堯民等極　請當以其事送赴法司既而戶科右給事中李已試監察御史蕭廩劉良弼從申前　請皆不蒙　允俞且于巳題又欽蒙　勅旨朕處了臣下強辯是何禮該衙門知道欽此夫自古及今人臣

非喪心病狂孰敢與　君強辯哉但臣之事　君猶子之
事父子不忍以父之一事不從而輒忘幾諫之誠臣不忍以
君一事不從而輒昧匪躬之義今日之事臣猶有不得不
爲　皇上言之者其印冲各奏情罪重輕事體虛實臣不
暇更論但　祖宗二百年來無不許輔臣與聞之政令無
不由法司詳讞之刑獄此我　朝美政家法爲能遠過前
古今孟冲何人特欲遂其所甘心于王印之私乃唆使
內閣不與聞法司不詳讞一任其蔽欺巧幻即仰煩
皇上從中議法親自處分心御號允奮悉盡如所擬
皇上試思在　祖宗時雍熙治朝精明初政果嘗有此

乎且將置　內閣法司于何地乎　皇上何不更近思王
振劉瑾諸人之禍豈嘗遽底滔天哉其機正起于今日傳
一　旨明日擅一令當時閣臣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
辯之致　內閣之位望日輕今日干一政明日亂一法當
時六卿不能力爭于　上前而極辯之致諸司之職掌寖
失遂一舉滔天　三朝未嘗追思往事倘可寒心故
先帝初年廓清大政惟首禁中官所以坐收四十五年淪
浹之人心其機盡在于此今沖恣肆兇殘孰迷不悟不惟
深文巳罪且占恡其潛惡黨助之人如劉儒崔紹孔喬珉
亦不肯令其出而伏罪以少伸　皇上之明法即此而推

勢將何所不至若不乞急　賜處分竊恐其恣肆日深操
視日熟此等巧幻機括不但可加于王印將使　皇上國
事日非而大不可救此臣所以披瀝肝膽弄顏　君父者
誠非為一區區王印惜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上法
先帝俯順群情將沖即重加懲究斥逐仍將兩蹤有名人
犯俱付法司從公擬斷另請　聖裁自後政令必商同于
內閣刑獄必盡付于法司中官敢有不法如沖即痛加裁
制不使得誤相效尤縱肆以陷明法此尤萬姓臣民均不
勝激切至望又不但臣犬馬惓惓異望之私而已伏惟
聖明斷賜必行幸甚

審輕重別公私疏

孫濬

頃者吏兵等部奉　勑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陳紹祖與做尚寶司丞舍人蔣泰蔣治蔣永俱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吳振武俱受百戶欽此該臣等會題為遵　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事奉　聖旨陳紹祖著帶俸其餘已行皆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仰窺　陛下之心止以陳紹祖見任為不可而　俯從所言其餘未嘗　賜允若或以為可行而弗之改也若果可行臣等將順之不暇又奚敢故為紛紛說先自乖違以忤　聖意哉緣此數者

皆出溺愛之私情實違 祖宗之成憲於 聖德不能無
虧於治體誠為有礙不容以纖微也蓋國家之事有重有
輕有公有私有緩有急其間分限相去或相十百千萬至
有不可對舉而並言之者若於其中權度不審分限不明
鮮不倒行逆施以妨政害治而啟釁召侮若此等事以今
日重輕公私緩急為 陛下言之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
垂統率由典常 列聖相承纘乃舊服百數十年太平之
治非偶然也 先帝之朝群奸蠱惑百度紛更民命 國
脉不絕如綫賴 祖宗之恩厚澤猶在民心積功累仁
尚疑 天眷乃得元良入承大統以光於中興之業此誠

皇明再造時也今日天地賴 陛下以清寧萬物賴
陛下以生遂 列聖百五十年之循習成憲賴 陛下之
纘成 先朝一十六載之變更廢壞賴 陛下之修舉責
莫有重於此者並莫有大於此者矧今變異頻仍災沴重
大兩北直隸湖廣江浙河南山東旱澇非常留都郊甸疫
癘大作流離轉徙哀號載道病餓死亡僵尸蔽野又況邊
儲告匱烽燧屢紅畏天命而悲人窮者責躬引咎之不遑
矣勢又莫有急於此者 陛下宵旰兢惕以思所以拯溺
而救焚猶恐緩不及事雖天理民彝所當行而可姑緩以
俟時者亦當一切姑置遐聽以紓目前之急今 陛下於

此重且急者懃然漫不加意而徒汲汲於外戚之恩澤其於輕重公私緩急分限何其不審量耶 祖宗於公爵非元勳不封非追贈不及故昌國之爵 孝廟終身靳於其父而今乃一旦加封其子使鶴齡無功殘德儼然於開國元勳之列而陳萬言亦驟躋五爵之中夏臣遂濫叨宮保之秩爾恐功臣自茲解體矣 錦衣衛官 祖宗非軍功不授而 陛下猶遵傳陞乞陞之詔猶在耳也將泰等何功若振武等何觀乃一日傳陞至五六人及一覲二三姓 成憲可故違 明詔可食言歟 於部司執奏科道交章 陛下非惟不爲動念而復增其之近滑又復 勅吏部太

傳定國公徐光祚太保武定侯郭勳俱加兼太子太傅鎮遠侯顧仕隆豐城侯李旻惠安伯張偉俱加太子太傅遂安伯陳鏸玉田伯蔣輪俱加太子太保蔭及濫施名器溷殽猶不念爵賞者天命有德之具人君鼓動天下之術哉傳曰傳者傳之德義保者保其身體顧名思義厥責匪輕恐此膏粱紈綺之輩難望其輔養　儲德而裨益　東宮也　陛下此舉殊異乎濟陽及惡德官不及私昵矣臣等竊惟　陛下所以為此者不過欲推恩　后族寵榮戚里而已既而欲掩其迹也故因陳萬言而及張鶴齡夏臣因張鶴齡夏臣而及徐光祚郭勳等以愈甚而事愈非恩愈

濫而失愈遠矣此焉能為有為無不足為緊要者而於臣等之所謂重所謂公所謂急者其分限相去何啻十百千萬　陛下棄臣工之忠益遠　祖宗之舊章甘食言於明詔終將馳於上天而斷然行之忘天下之重而專意於所輕咈人心之公而溺情於所私棄置天變民窮之急而獨於　祖宗所未有禮法所未宜者汲汲焉何其於輕重公私緩急不辨並至此也或者　陛下以天變不足畏民窮不足恤　祖宗不足法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古先言明徵定保有大人之責者不可不惕然

仁之也臣等竊見今日之天似無仁愛人君之意何者
旱徧天下而獨於京城內外雨暘時若禾麥豐登或者將
為是奪濫益殃而以休徵孚未可知也今日之民誠所
謂救死不贍矣收成無賴糧而餓莩困苦之極賑卹不時
科徭如故其皆坐以待斃恐流刼鄉村殘破州縣不特桀
黠之礦徒可逆知也試觀今日有識寒心而陛下獨未
軫念若臣等待罪言官又皆畏避苟容恐濫恩非賞盜干
天和廢公行私重為民害而禍亂隨之則臣等誤陛下
於有過　祖廟社稷之安危天下後世之公議其皆遺臣
等之責哉伏望　皇上念　九廟神界之重而思所以光

揚　祖烈憐四海蒼生之急而適所以培固邦本豈

天命爵賞之公而非公之封拜濫冒之名號收回　成命

廓然太公動循憲法昭中興之業始終善美以貽億萬年

無疆之福而臧否必明保全之譽與　國同休　陛下之

重念要務克舉無遺公道流洽而私恩亦無至矣豈惟臣

等幸甚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懲戒因以杜後漸　　鄭自璧

近該錦衣衛校尉元鏻等奏辯復役奉　欽依各役查勘果不係詭名頂補的准與收欽此又該千百戶等官李全等奏辯復職　欽依李全等陞授職級緣由與他備查果不係冒濫的開寫來看欽此仰惟　陛下登極之初裁革冒濫該部以事體重大奏　准差科道官查勘事竣具奏該部覆題節奉　欽依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並書職級的還與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續該王邦哥等抗　旨奏辯該部參題奉　欽依這正德元年以後陞授職級的

已該科道部裏官公同查勘明白　朝廷從輕革罷免其
追賠俸粮仍與冠帶閑住王邦奇等如何不知感恩悔過
節次朦朧奏辯今又摭拾勘官首爲惡階阻壞新政好生
不畏法度并寫本之人本當拏送法司究問且都饒這遭
再來奏擾不饒存留的且罷欽此又該科道等官都給事
中許復禮等論奏爲奉　欽依王邦奇等已有旨了原革
有未盡的還着原差科道該衙官你部裏再委屬官一員
會同查勘明白來說欽此各官重復磨審覈勘查出原冊
遺漏并開載不實周傳等七名議擬降職革役該部題奉
欽依各該官旣還有查革未盡的着原差官員再查明白

來說欽此各官又行查奏該部覆題奉 欽依是各該官
旗校尉先次造冊遺漏開報不實應該減革及回還原所
司等項的既磨對駁勘明白各依擬減革查發王邦奇糾
率人衆摭拾勘官首為亂階沮壞新政本當提問姑從寬
并張迪等車錦陳邑等都饒這遭欽此竊惟 詔令者出
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
宗社安危之攸繫也 詔令所出則賞罰寓焉故賞而信
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
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 詔令一布而中心
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為無據而況游令無徵則凡任賞罰

之下孰不激僥倖之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
朝入而暮獲功張鋭錢寧展轉而再陞職故奪平人為捕
獲劇盜掇拾俚語為緝訪妖言身不遠几席而遙徼奏功
目不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
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貪覬不
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蒙荷 聖恩曲垂寬宥柴以
本等冠帶免其追陪俸糧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忘城
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懷豚蹄之餘今有如李全元鍾與
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締刺為多能以抗

詔為有力以資緣　休旨為名劄以打點成事為利刃出
入　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
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
從固有老成鮮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為彼所惑過聽甘
言貪圖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為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奉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
愕也況先次　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
是　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網不足
以緘侫口而厭衆心今日之　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李

全元鏻等備查奏　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與該衛人等
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憑本人親供研審
再三駁查數次況　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
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
供固在無隱語無遁情無揑詞無翻案縱使覆查後先磨
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　聞祇見　宸聰之瀆而彼職
後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　明詔所載應革欵內誰敢
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如蒙伏望　皇上重王言之
不可食謹倖門之不可開追回前項　成命　勑該部不
必再查以招後釁仍將三邦奇元鏻等通行拏送法司照

依楊臣等事例明擬發遣以為婪狡罔上之戒臣等待罪
該科若循默不言獲戾益甚用是不避譬嫌不辭謗怨披
瀝　上陳進退小人治忽一幾惟　陛下留神則　宗社
幸甚

進 成法以裨 國計疏　　劉繼文

竊惟 國家莫重於財賦而財賦莫大於 內帑蓋凡所
積貯皆以備 供用之需而出納繁冗姦弊易生 遂董
小民尤難完解故自開創之初凡 內府庫藏設有科道
巡視以臨出納以釐宿弊所以為財用計為生民慮者其
詳固深遠也迨我 皇上踐祚以來欽 天法 祖凡所
規畫一遵 成憲乃於 御極之年首納撫臣之 請
特復監局巡視一時中外臣民莫不懽忻鼓舞咸頌我
皇上仁聖雖古之帝王亦不是過遵行已逾二紀積弊漸
除民方稱便乃有言官論事不合偶觸 聖怒遂革監局

科道此原與之有我　皇上議者猶以　命令不信為我
皇上新政惜續該戶部以供用庫解到錢糧中明為巡視
科道職掌題奉　聖旨這庫與局同差官行欽此依觀
前旨原未及庫今若此是以供用庫與廠局為無異也如
果無異則既奉有　明旨臣等何敢復言但庫與監局實
則有不同者茲該部移文單差自是供用庫無役有巡視
之司矣臣等反覆思之深有不安於心用敢為我　皇上
陳之蓋監局錢糧固為重大然多出於內辦而外解者猶
少若供用庫之錢糧比之監局尤為浩繁類派於省各皆
出於民運夫惟其浩繁也則非巡視無以理其出納惟其

出於民運也則非巡視無以爲其愼重誠非帶局可併爲同也故該部大臣謂考之　大明會典自景泰二年已有御史院收之令甲臣等查得嘉靖四十四年該庫爲招報燒燬錢糧奏　旨查盤隨該戶部具題將供用庫錢糧俱照光祿寺查例事理今巡視科道一体巡察　世宗皇帝欽此遵行已久是供用庫之有巡視也固爲　先朝不易之成法與臨局之添設於近日者不同令一旦與臨局同罷則　成法不遵恐非　陛下法　祖立政之意傳之中外識之史册將　陛下因一時之疑悞廢　先世之令典遂左右之私情忘　國家之大計或未免爲　聖政之累臣

等備員該科職掌所関若隱忍不言則瘝曠之罪大矣故
不識忌諱輒敢冒瀆 天聽伏願我 皇上仰遵 先廟
之典 俯從討臣之言不泥於 成命不惑於先入 勅
下戶部仍將供用庫錢糧復令科道照舊差官巡視庶法
行自近 宮府一體小民有所倚賴而 仁恩深普 法
令不致介更而 國體攸全矣臣等不勝惶懼之至

釐欺弊以慎考選疏

鄭自璧

近該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將考選過騰驤四衛及牧馬千戶所軍政官員職名行移兵部劄仰前項衛所遵奉施行等因題奉 欽依是欽此 命既下臣等竊以豈近日奉有本監考選 明旨而未經涉本科耶猶可諉也或已經本科而臣等昏聩失於駁正耶職掌安在方自驚愕隨該兵部執奏始知洪等之作姦非特罪者之缺典也查得嘉靖三年該兵部議得騰驤四衛所官員合無照舊會考題奉 欽依是騰驤四衛免考欽此嘉靖五年又該本監題欲將前項衛所官員考選畢日開寫職名移部銓註

奏 欽依騰驤四衛免考欽此是誠 陛下人惟求舊政
滌煩苛黜陟之司旣不奪之該部造勝之 請又重違乎
近人睿思經營曲盡善美豈知洪等一任矯誣不思 德
意乃至事拂乎經法乖乎准反以纇 聖治而辜 陛下
也哉何則予奪廢置柄於人君而中外臣工則風 旨是
承而不敢易紀律者今免考之 旨於該部之議旣已昭
示於前該監之奏又行申重於後叮嚀至再雖遐陬絕漠
少知法守之人且不敢犯而況至尊轂下天日照臨號稱
近侍者敢剛慢恣橫抗違無忌也哉又查得正德十六年
本監谷大用為考選事題奏 欽依照例著本監自行考

選欽此大用得　旨之後方行考選盲今觀之政體紛更
正德末年亦可謂盡矣卑核權擅至谷大用亦可謂極矣
列剥弊端貶抑僭倖至我嘉靖似可以無議矣大用尚不
敢要　君矯　詔於紛更之　朝而關洪乃干紀敗度於
理安之世殆將誰欺况其所考官員至等訪求察目秉憲
綰鉞者非勢豪明記則賄賂陰行掘何興也若非猶昔懲
艾則臨期鑽刺甚至一丁不識乳臭猶存而亦得以參手
其列擬議欠當榮辱任情抑又公行奏牘且曰移兵部註
選施行據茲狀迹則是法由彼立命由彼出罔　朝廷而
不有矣律以　祖宗之憲章當何如且錦衣衛亦嘗奉

旨免考該衙亦未經自考選遇缺旋為推補而已雖於程度不無有乖而 典章存終將可復豈若今之部擬如此其確 綸命如此其嚴例之別衙門猶如此其異是乃
朝廷務簡靜而洪導之以紛紜 朝廷自含容而洪啓之以聰察 朝廷任舊人而洪責之以新進 朝廷繩祖武而洪誘之以更端本兵樞要為奉行移劄之司 黼扆尊嚴為巧肆欺誣之地抑 簡選之威翳日月之照近臣如此安在攸宜即今假借不究誠恐柄竅潜移紀綱浸弛黜陟大事尚凌僭而敢為進止小端將濫觴而莫憚等之而上亦曰殆哉叅照 御馬監太監閻洪等怙寵行私懷

蔡作興與夔四峨不思上損　徽猷子奪擅專惟冀下俾
貪慾竊弄威福顯著不忠屬視部司公然不遜凡此舉措
俱是厲階論其最尤洪為首倡厥罪不惟彰哉如蒙乞
勑司禮監備查節奉　欽依曾否許其考選今茲具奏是
否朦朧問　上務見明白將洪即　賜黜罰前項應考官
員　俯從該部所議兵部會同都察院從公考選　陛下
若或姑欲保持兩全無害收回今次　成命止將洪等痛
加誠飭考選官員悉令如故開到揭帖亦寢判行中間果
有年老事故能輭貪墨不堪任用之人本監陸續奏行黜
退照缺選補庶　朝廷之權柄不移該部之職掌不失蒙

蔽者知懲而效尤者不敢矣臣與洪等素無睚眦只以職
掌所關責在人前言居人後無任媿懼其若跡無徵驗詞
涉譸張則當俛聽罷黜以謝洪等

懲既往戒將來以塞禍源疏　　毛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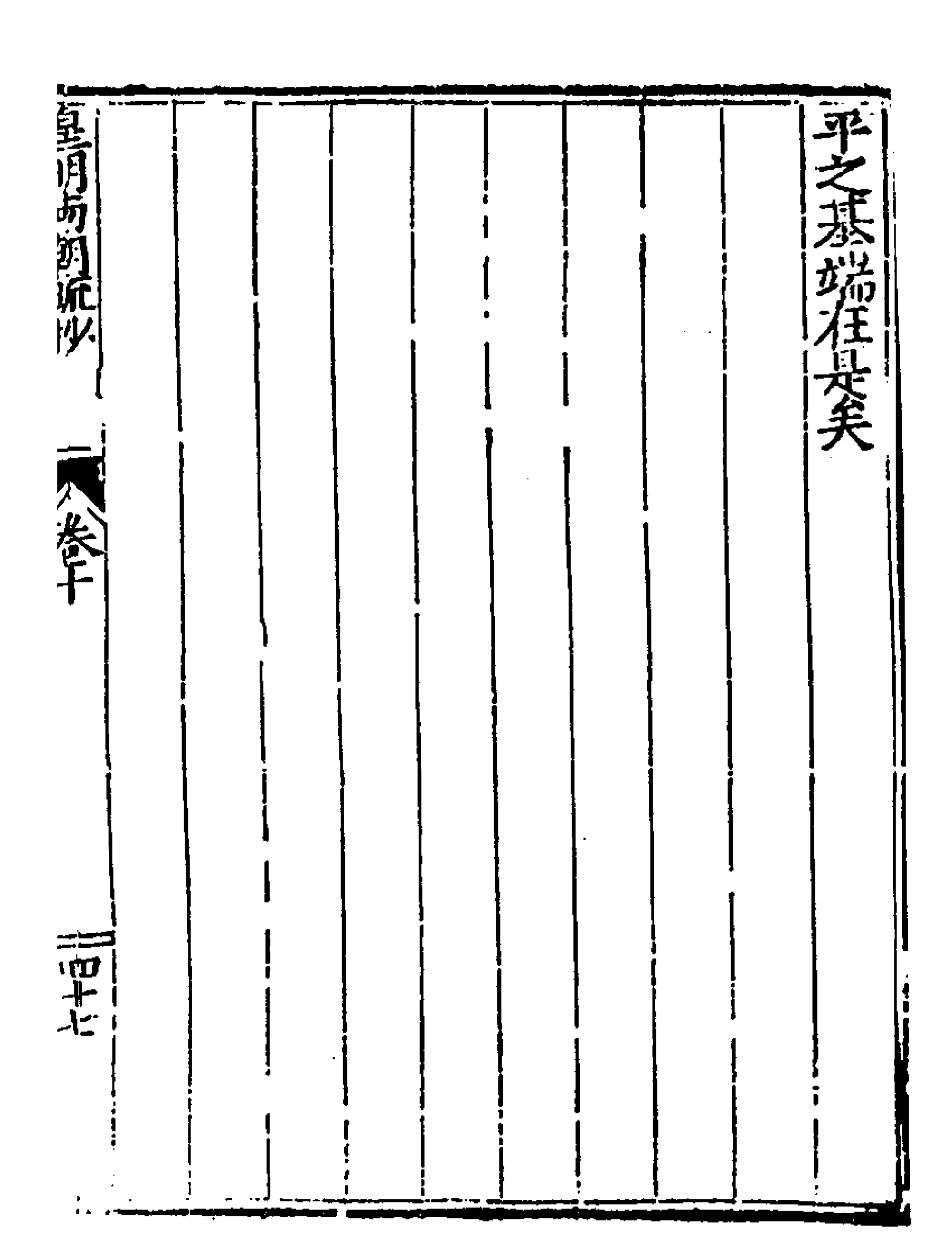
臣惟前事之失後事之戒鑒其失而不思所以戒之是猶蹈覆車之轍終亦不免於覆矣可不懼哉切照正德年間賊瑾擅專紊亂　朝政一時惡黨如谷大用魏彬張永等聲勢相倚氣焰薰灼權移　主上威脅人心繼而張銳張忠張雄于經蘇縉孫和劉養之徒相繼進用彼此效尤竭天下之財而取之盡錙銖填溪壑之欲而用之如糞土大興土木京師之甲第連雲所置莊田畿內之膏腴遍野一人不下數處一處不下數萬兩內臣奢僭至是可謂極矣十六年來一變於流賊再變於真鐇三變於宸濠錢寧江

彬相繼變亂以致　宗社幾危人心已失天下之不亂者
僅如一髮之引千鈞耳幸而　天祐　國家篤生　皇上
起自藩封入繼　大統祛宿弊而啟新用老成而因
能授任求賢如渴從諫如流消數年之禍亂建萬世之太
平天下臣民不勝慶幸近該南京守臣各奏風雨異常
郊社　陵寢　宮闕及軍民房屋損壞加之江西湖廣水
患尤甚　陛下惕然畏懼　特勑臣工同加修省臣有以
仰見　陛下克謹　天戒即古帝王遇災而懼之心也大
臣科道指陳時弊之累於　新政者殆將竭盡臣固有以
知　陛下將次第舉行以求應天之實不徒文具之虛也

災亦可消　天意可回尚復何言但大馬之私有不容於終默者以正德年之覆轍目擊耳聞非若殷監于夏之世代也繼之而復蹈之可乎近聞京師藉藉有言皆云谷大用魏彬張永暨張銳張忠等黨緣復用臣惟大用等罪惡滔天死有餘辜荷蒙　寬宥置之輕典公論至今未平復用之說爲無此理但小人無厭之心惟利是求以趨炎附熱之人豈甘投閑置散之久頭鑽肘刺冀且復取亦其情也及聞從　龍近侍內臣漸以驕奢互相視效經營房屋選買莊田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夫谷大用等若使復用則寒灰復燃恐燎原之可憂從　龍內臣而不知戒則消沉

不窒恐滔天之必至正德年之事又將接踵於時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投間抵隙貢諂獻諛蠱惑 聖心潛移 聖慮如戚畹之希求近倖之請托與夫奇技玩好金寶珠玉邪說禱祀之類以漸而至有一於此皆足以爲聖德累可不懼哉伏望 皇上講求治理緝熙聖學愼嚴身而端治本閑家而澄化源戒嗜欲之可好杜請求於未然 大奮乾剛痛懲前弊將谷大用等罪惡暴著以示決不復用以破小人之姦以釋衆人之議仍乞 戒飭內臣保身惜福體 國愛民無過於後以開賄賂之門聿勤乃事以助維新之化如是則禍源可塞 天意可回而太

平之基端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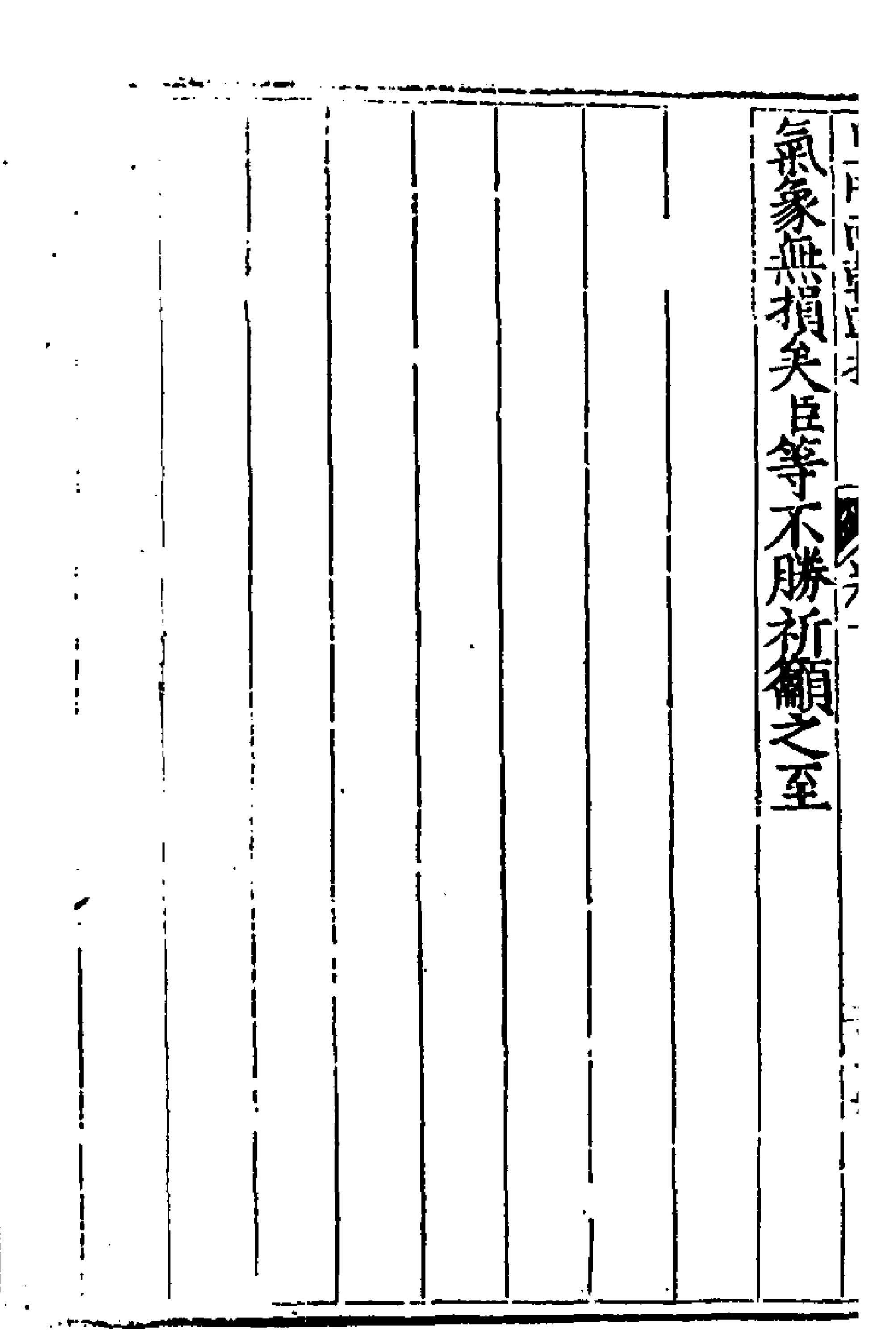
罷廠衛暗訪以安人心疏

舒化

臣等於本月初一日閣 內閣傳示 聖諭近來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著廠衛暗訪來奏欽此臣等捧讀再四知我 皇上克謹 天戒軫念民艱 意甚盛也但廠衛暗訪一節百官乍聞無不解體咸惴惴然莫知所指臣等備員左右敢復依違緘默不盡衷為 陛下言之乎 陛下登極以來內外臣工畏 威銜 德罔不爭相濯磨以期無負 任使亦鮮有深姦隱慝為人之所不能知者即有之臣等自當廉其獄狀據實上 聞請寘於法決不敢

互相隱藏以負　聖主亦豈盡倚廠衛暗訪而後露耶且
祖宗設立廠衛所以捕盜賊防姦細非以黔察百官也蓋
駕馭百官乃　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實臺諫之責在廠
衛不得並操其柄者夫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凡有一
命之寄者咸得安心展布無復他慮也今以暗訪之權歸
諸廠衛是太阿倒持既非所宜萬一使人非正直事出冤
誣由此以開羅織之門以神陷穽之術網及忠良殃貽善
類明為正暗訪謂為邪明為是暗訪謂為非是非邪正撫
拾奏　聞　陛下將信之乎不信之乎臣恐權有所歸則
僕將由作不惟百官並受其殃臣意　陛下之心亦必有

所不忍者後將追悔已無及矣我　皇上寬仁大度地厚
天高先年一切訪拏俱衍　特恩　詔賜禁止中外臣民
方切慶賀今忽有此　諭大小人心悚然驚怖雖　聖明
在上廠衛諸人一時未敢大肆但　陛下既委之於廠衛
廠衛必託之於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譬之平原狼虎
雜踞即雖未及噬人而見者聞者罔不寒心落魄謂㓕
將在旦夕矣人心憂危狠目眺睚此豈　盛世所宜有哉
臣等不避　斧誅冒昧上　請伏乞我　皇上大賜　仁
恩廣垂　德意念茲廠衛非耳目之司而暗訪非光明之
事雖　成命已出不妨停寢庶幾人心安政體一而太平



氣象無損矣臣等不勝祈顲之至

重明詔懲奸黨以隆新政疏　　汪文盛

先該兵部為開讀事題奉　聖旨是五府所屬京衛并在京親軍衛分選差風勵給事中御史兵部屬官各一員遵照詔旨清查屬錦衣衛者本衛選委老成官二員會同清查欽此又該兵科等科都給事中汪文錫等亦為前事題奉　聖旨近來該清查官員務要秉公持正悉心查革毋致仍前冒濫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會同監察御史鄭本公通行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所查取應革官旗備細親供文冊及該武選職方二司各將節年奏帶舊例及陞官堂稿開送前來又准職方司手本開稱太監陸闇

等原無奏帶姓名其錦衣衛會同委官千戶陳澍李經通行逐一查對曆算應存應革職級明白備造文冊及將查無奏帶并奏帶舊例及寧夏山東河南四川等處奏帶過多功次冒濫緣由具本題奉 聖旨是這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了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畢下該部酌尚書彭澤應自始至終詳勘酌至再至三謬謂臣等仰承 皇上更化善治之美意祗奉 詔書裁革冒濫之明條乃於旬月之間查革過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積年宿蠹一旦頓清盡釐揭將順之誠弼成寬達之治所謂有君如此焉忝負之題奉 聖旨是[illegible][illegible]

員旗役都依擬査革中間係職官革去職級的還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除臣奏辨的仍行部覆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欽遵臺臣恭賴　皇上秉乾之健繼離之明斷自　宸衷法由近始十七年冒官之弊蕩滌於臨御之初數千員冗食之徒猶遣於　詔令之下貪縱鑽刺者無所措其技能媕婀脂者不敢樹其黨類　明詔所謂昭德塞違更化善治而尚書彭澤等祇承　明命奉行唯謹中興大業千載一時就此以往則邊庭撫綏之將戰陣得用命之士國祚可以靈長倉庫可以充實生民可以不至於流離盜賊可以不至於繁興頹壞之紀綱可以復振廢弛之

法度可以復張可謂國家百餘年來甚盛之舉也 命下之日雖五尺童子猶知稱快而革盡職級人員復蒙給與冠帶並得保全身家已從輕典實荷殊恩被革之人俛首帖耳無復敢有異議矣詎意社鼠城狐尚懷窐之難盡蝇營蚋集顧驅去而復來以致 明詔之頒甫及一年革官之令纔行八月而劉瓚等乃敢蹈抗違之罪逞狂悖之詞引類呼朋動以數十抗違奏擾以至再三侮弄朝廷蔑棄憲典左右倖臣陰為庇護蒙蔽 聖聰掀罔 天聽 陛下不亟加誅竄乃有着了來說之命夫倖門一開其勢難塞臣等竊恐自今以往閶闔之排皆前日冒濫之輩綸綍

之下盡更改新詔之旨羣邪相援以干進小人蝟聚以求伸詔令不行所司終無奉上之公議論徒多大臣終無佐國之實公斂其怨私受其福公曹其名私享其實將見本部及該司官員祗供查復冗官殘費勞瘁力或不給而日亦不足矣欲望其罄竭忠誠展布四體修舉邦政整理戎務其可得哉夫今之為郡守邑令者其始至也必有號令以治一郡一邑之人守而不變治乃有成使朝令而夕改之則一郡一邑之人終不可得而治也矧 皇上位以龍飛文以虎變發祚之 詔羣聽屬心曾幾何時而紛更紛紛其何以鼓舞天下哉且近年以來俗尚姑息政務必蓋

浮游之人任耳蒐目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輒相倣效或謂臣等奉行　明詔裁革太嚴或謂流賊功次不宜類革殊不考臣等祇奉　詔例未嘗於條格之外任情有所裁抑流賊功次不犯　詔例者何嘗不存一資一級必數所由或去或留必求其當載在文冊頗極詳明如張永之在寧夏獲存邊功以私部下谷大用陸誾張忠以征河南山東實緣將官致陞官旗六百餘人與夫奸細妖言之窮設立名色之功傳乞之濫奏帶之多選法之壞紀驗之冒濫功之弊臣等前者論之詳矣今姑自劉瑾陞官等六十九人而言之　明詔革官之條目一十有三而劉瑾陞官等或

一人之身而十三條皆犯其不盡然者則自所犯之條從而遞減焉不革於此必革於彼也一曰俾陛則陸宣陸永姚鑑俞昂尹海王慶秦玉有之也二曰乞陛則陸宣陸永陸旺陸恕鄧華周海賈文鐸韋章鄧永陶欽有之也三曰例外奏帶則劉瓚陸宣葉鳳儀楊永通張鑑秦聰雍潤李宸梅張玉禮劉和韋縉劉綸秦准吳瑾姚鑑李彥賈高堂張榮蕭義韋章甄忠王良王言馬清田敖陶准許鋼鄧華周堂周浩鄧永饒寬朱繼宗陳保賈文鐸吳准俞安汪世麒王慶李芳張鑑王宴有之也四曰報効則蕭鍈陸永劉和劉綸陳紀陸旺神政高堂陸恕劉勳杜剛秦琳鄭宏秦艾

鉞秦忠吉方俞昂潘浩尹海秦忠秦玉魏順鄧華王宴張信凡不由秦帶者皆是也五曰一人數處報功則秦琳之八處蕭通之六處秦王蕭鼓陸永章章王艮之五處陸宣郭鋭秦聰張余安鄧華朱繼宗秦鉞季芳劉綸之四處葉鳳儀楊永通秦淮吳淮吳瑾王彪劉勤馬清田敖周堂劉永劉梁張榮之三處皆是也六曰一時兩三處報功則秦聰四川之功方陸而河南之功即至蕭通滄州之功未陸而甘肅遼陽之功又至是也七曰併功則陶欽陸永王宴是也八曰冒豁則黃璉張信是也九曰各邊不曾斬首巧立名色則陸宣郭鋭陸永秦琳王禮劉勤蕭義陳保甄忠

王良王言張余安田教鄧華朱繼宗秦王是也十日兵部
擬賞奉 旨陞級則寧瀧秦聰張鑑蕭通聶縉王禮陳智
晉文鐸尹海張信蕭聲劉和是也十一日緝捕妖言奸細
并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級則陸宣秦琳秦聰
楊棟張寧瀧英璒王言魏順蕭義張余安吳淮季芳是也十
二日大同應州功次冒濫則蕭敬秦聰劉和盖松劉深張
信劉欽潘浩韋章張余安是也十三日納冠帶止許於實
授職役上加陞則魏順之冠帶舍人武舉陞署一級止該
署冠帶小旗是也數內如蕭敬蕭通蕭義太監蕭敬家人
也陸宣陸永陸廷陸恕太監陸闇家人也神政奸黨神周

家人也秦王秦聰秦琳秦忠秦鉞太監秦德家人也張余
安劉勤太監今降級張永家人也潘浩太監潘亨家人也
劉和太監劉恭家人也王彪太監王縉家人也甄忠太監
甄瑾家人也鄧華太監鄧敏家人也田敖田監丞家人也
賢文鐸太監賈和家人也韋聰太監韋興家人也周浩周
瑆太監周景家人也尹海太監尹生家人也中間或為錢
寧之腹心或為張銳之牙爪或為江彬之鷹犬乘時射利
挾勢害人正德年間敗壞　國家之典常變亂　祖宗之
法度盜竊朝廷之名器朘剝生民之膏血虧損海內之元
氣致四方之盜賊蜂起召連年之災異相仍皆此輩為之

也既幸逃兩觀之誅賞冒叙而思過乃敢鼓三寸之舌欲
誣上以行私臣等又就其所言而畧辯之夫　詔書內開
正德年間以後在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
報功除原祖職後照舊其餘盡行除革正為各處總兵太
監提督總制等官奏帶之濫而言夫五名三名之例專言
鎮守分守而侍衛上直人員不許奏帶之例則合總制提
督等官而言之也若謂鎮守奏帶有例而總制等官無例
則查革之　明詔可以廢格而冒濫之宿弊何必滌除況
先年事例豈能盡合　祖宗之舊章而釐靖　詔條則為
我　朝之所未有今不遵　詔旨乃是昔而非今謬為引

臣

援肆舞文而弄法情甚可惡罪不容誅其以馬璓李林等比援為例尤為誕謾之甚臣等查得馬璓係弘治年間百戶註調河南鈞州守禦所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刼鄉村本官隨哨斬獲首級五顆陞副千戶及因流賊攻圍州城本官與知州李邦彥協力戰守巡按御史勘報本官部下擒斬數多守城有功兵部覆題與李邦彥各陞二級陞指揮僉事並不係奏帶出京人數與韓宸繆瑾劉瑾劉鍼胡寬既奏傳乞又非例外報効一人數處等項無從查革安得比以為例又該兵部題查得官軍就陣擒斬強賊中黑頭等一百六十餘名顆該紀功官覈實將官軍李林等

六十餘員名准陞一級其黃景山等三百餘員名擬賞後太監張忠等陳乞又將擬賞人員通行加陞臣等議將李林等就陣擒斬兵部擬陞者存留而中間又係一人數處報功并冒籍等項者必革無疑存留之數蓋亦不多其辭賞乞陞三百餘員名并緝獲夥內零賊陞級者盡行除革令革盡者妄謂臣等將正德年間於例無礙存留一二級者則又比以為例者此而可比則天順成化弘治年間亦有冒濫如今日所當革者臣等又豈遂　詔例而追革之乎洗垢求痕吹毛覓瘢揮空為有轉白為黑提輕當重引分至尺何其欺罔之甚邪且混稱李林等三十員馮璘等

百餘員不列姓名殊無根據徒欲顛倒是非亂人聞聽以
文其奸耳臣等職忝所司先是誤蒙 簡命悉心查革惟
知奉行 明詔無復顧忌夙夜從事而臣等亦自謂殫盡
心力庶幾無有遺憾奈何劉瓚等勾連成黨朋比為姦
借力回天挾貲通神朦朧奏辯既而尚書彭澤等知 明
詔之不可不遵知冒功之不可不革知公論之不容但已
知臣等之不出於私力遏群奸抗辭執奏中外之人咸謂
陛下必昭然垂日月之明赫然震雷霆之怒必將劉瓚
等拏送法司置之重典以為抗違奏擾者之戒不意 陛
下徒是該部之言而復貫劉瓚等之罪雖一以裁革職級無

於以更而於前後　詔旨尚有未信夫正德元年以後在
京在外官旗軍舍人等但係例外奏帶及稱報效在各邊
各處或一人數處或一時兩三處報功或併功陞授官旗
者除原祖職役照舊其餘盡皆除革敢有抗違妄奏者俱
問發邊衛充軍此　陛下即位之詔也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者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此該部覆題臣等所奏
奉　陛下近日之　明旨也且臣等革過劉瓚等六十九
人職級無一人非　詔例之所當革該部前後查覆無一
人有所屈枉今劉瓚等兩次奏辯則是抗違妄奏既犯
明詔問發充軍之條朦朧奏辯又犯　陛下參奏重治之

旨此而可饒則號令不足以示信法禁不足以懲姦爲奏之言是而重治之法厄而不行奏辯之言非而抗違之情置而不問枉直並存可否淆亂臣等竊恐四方聞之得以輕議其新政且璿等小人微如蟣蝨何足愛惜而 陛下以身庇之此蓋 陛下左右近倖之人或納其賄賂或私其黨與或欲市私恩以陰結邪類或欲假寵昵以干預朝政爲之巧說陰謀以誤 陛下也如蒙伏望 皇上念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人主之大柄不可下移近習之言不可輕信名器之重不可假人嘉靖之詔令不可漸改正德之弊源不可復開小人之志不可寖長天下之事不可

再域俯從臣等所言將劉瓚等拏送法司遵照　詔旨從重處治則人心知畏法令不撓中興之治　陛下可垂拱而成矣